

◇青春纪事

## 36次尝试

[浙江]梵七七

几个月前，女儿给我下挑战书：“妈妈，如果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枚攀岩金牌，你要上墙完成你的首攀。”我随口说好，心想，离那一天恐怕还早着呢。

没想到，我很快就要兑现承诺了。

从前，爬山时仅仅从高处往下看一眼，我就会双腿发软，但在女儿的面前，我不得不掩饰恐高症，假装云淡风轻。我花了三十分钟来做理论准备和心理建设，选了一条最简单的线路，女儿在下面举着我的手机，兴致勃勃地录像留念。

以前，在攀岩墙下看女儿系着保护绳，从十几米高的地方荡着秋千落地，总觉得她爬得很轻盈。怎么轮到我爬的时候，手脚如此沉重，好像一下子胖了五十斤似的！我努力调动全身缺乏锻炼的死肌肉，浑身冒汗，咬牙和地心引力搏斗。

好不容易爬到十米高的终点，我却挂在墙上不敢松手。听见女儿在下面喊：“妈妈好勇敢！妈妈往下跳！”引来好多围观的人，真让人老脸发红。我只能眼一闭，心一横，往垫子上跳下，与此同时，我的尖叫响彻云霄。女儿笑疯了，用尽平生所学词藻夸奖我，还说：“现在知道我不容易了吧！”我的首攀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。

有伍鹏、潘愚非这样的顶尖高手在世界攀岩赛事中为国争光，这项小众的运动，也逐渐为大众所知。女儿偶然和攀岩结缘，我以为她是三分钟热度，没想到她一练就是三年。每天在粗砺的岩点上跳跃奔腾，手心甚至磨出了血，又结起厚厚一层茧壳，老母亲看了，痛在心里，她却乐在其中。小时候破一点皮哭得惊天动地，舞蹈课压个腿都不愿再去的女儿，不知不觉变得黧黑而强壮；校运动会上，她是呼声最高的“猛将”，体育真的能塑造人的精气神。

昨天训练课上，有一条攀石线，倒数第二个得分点，女儿怎么也过不去。由于身高、力量的差异，技术细节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她一次又一次摔回垫子上，又一次次努力爬回去。酷热的夏天，汗水沿着她的头发滴下，后背盐渍斑斑。她一边学习教练的示范，一边回放视频纠错，终于用适合自己的方法攻克了难关。就在那一刻，所有伙伴由衷地为她欢呼。数了数手机里视频，她一共挑战了36次！这份不厌其烦的执着，不服输的心气，我很佩服。

孩子们也在用自己的热爱“重造”父母，在女儿所在的攀岩团队中，有的爸妈为了家里的攀岩娃考取了指导员证，为孩子保驾护航，一家人在岩馆里度过周末，重燃随青春远逝的激情。

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，绝非父母的复制品。生命不是用铁丝捆绑的一棵青松，限制它的高度，剪掉它的天赋，将它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模样。

生命更像一条大河，它会横冲直撞，为自己冲出一个方向。

等孩子闯出一番天地，我们完成了使命，便收起衰老的翅膀，看着她远走高飞便是，她会飞得很远的。

◇七彩人生

## 越跑越胖

[靖江]庞余亮

早就想写写他了，这个长得特别像岳云鹏的小胖。

小胖的优点和缺点均是那么明显，有“好为人师”毛病的我曾与他交锋过。交锋的结果是他胜利了，他说他就是他。

“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”

这世上，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可重复的轨道，不可能重来，亦不可能完全规划，命运的点数，在命运的手里，而不在我们的手中。

比如童年时，小胖的饥饿和窘迫，像极了我的童年。我说我曾经在床上，透过肚皮摸到了自己的背脊。小胖说他曾经也有过这般经历。我最初觉得不可能，因为“饥饿”这概念，于小胖这个年龄来说，应该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啊。

他说的确是这样。小胖说起他最讨厌的山芋，每到夏天，他得去山芋地翻藤和拔草。烈日下的小胖，恨不得把家里的山芋全部拔掉才解恨——但又怎么能这样做呢？父亲接连生意失败，再后来又养鸡，小胖跑去捉癞蛤蟆，然后把癞蛤蟆斩碎，成为养鸡的饲料。

小胖说，必须把能够看到的癞蛤蟆全部抓起来啊。

我问那你手上会不会生癞丁呢？

小胖说当然生了。左手背三个，右手背三个。

再后来，父亲的养鸡事业失败了。但癞蛤蟆家族对于这个窘迫少年的惩罚远远没有停止，左右手各三个癞丁，是深深的耻辱和自卑。

为了消除这耻辱和自卑，小胖开始悄悄攒钱，反正用尽了穷孩子所有的伎俩，终于攒了二十多元钱，悄悄走进红房子宾馆附近的皮防所——小胖看到了广告，那里面有激光治疗。好在遇到的医生是仁慈的，有了少年小胖的真情诉说，手术费降低到二十多元。也就是他身上所有的钱。

直到小胖工作前，他几乎没吃过肉。小胖曾对母亲发誓说，如果我拿到了头一个月的工资，我一定全部买成肉。

再后来，父亲去世，家里更穷了，他没去上高中，而是读了所中专，开始工作。工作之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没去买肉，而是给了母亲去还债。

在小胖的努力下，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，他从一个瘦小子变成了一个胖胖。这是一个爱笑的小胖，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小胖，还有，他开始了长跑，每天跑10公里以上。

但总是见不到小胖变瘦。

10公里，饥饿的童年加上越跑越胖，就这样叠加在一起，这是小胖的命运，同时也是小胖的叙事和抒情。

曾经饥饿的小胖去过许多城市，跑过许多马拉松。对于马拉松的危险性，我提醒他，你千万不要逞强啊。小胖回复说，他跑马拉松从不强求速度。

听了这句话，我仿佛看到了马拉松人群中的那个小胖，在蜂拥向前的人群后面，自信而从容摇摆的小胖。

这个小胖，才是那个开心果小胖。



松鹤长青 业德骏

◇似水流年

## 父亲的“乡土书画”

[苏州]周建明

前阵子，我去吴江参加一个文化活动，偶遇父亲的朋友，他一见到我就笑着说：“你父亲送的扇子我还珍藏着呢！上面除了那幅山水画，还有他题的‘颔塘水清清，朋友情更浓’的诗句，蛮灵格！”我听了心里一暖，父亲的涂鸦和随口编的诗句，竟成了朋友心里美好的回忆。其实，不是什么诗，不过是他对生活热爱的表白，可这份真诚，偏偏打动了朋友。

今年92岁高龄的父亲出身农村，仅高小文化程度。但他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写写画画。1954年，乡村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美好的，他总想把眼中的一切在书画中展现，连家中的白墙也被他画满了画。这一年，村里来了一位从部队转业至地方的蹲点干部，他暗中观察了父亲好久，有一天，他对父亲说道：“你这小子挺上进，还会写写画画，画的东西还有点灵气，跟我去县城工作吧。”

就这么一句话，父亲从田埂走进了机关，成了大领导的通讯员，实则就是秘书。

父亲当了秘书没半点年少轻狂，只知道踏实做事、认真学习，他跟着领导看文件、学着处理问题，硬是把没读过多少书的短板补了上来。很快，这个来自乡村的青年知道，除了春播秋收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可命运偏不遂人愿，两年后爷爷突然暴病离世，家里顿时没了主心骨。看到奶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父亲咬咬牙辞了县城的工作。

回到农村的父亲又和田打起了交道，他从村高级社社长做起，一直到村党支部书记、镇农机站站长，一干就是38年。从青丝到白发，把最好的年华都洒在广阔的田野里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镇里调他去县属镇管的事业单位当负责人，直到退休，编制却仍属“村定干”，这样的身份影响了他的退休金，但他依旧保持了好心情，常对人说：“我如今退休，每月能拿三四千元已足够了。”

如今，父亲住在苏州妹妹家，他的日子过得比年轻人还规律，坚持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或是去老年学校听课，又去老家写生，回到城里，他以工笔画来画村里的房子、田野的美景、树林里的花朵与鸟雀、水码头上的洗衣人、摇橹去苏州城里的渔翁，还有田埂上的稻草人。画得不算精致，却满是烟火气。兴致来了，父亲还会在扇面上画些山水花鸟，并写上自己的诗：“晨起听鸟鸣，晚归伴晚风”，透露出他对生活的热切向往。

我知道，父亲爱书画，爱以农村为素材的书画，那是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触发“灵感”。而这些“灵感”除了来自父亲的乡土情结，更是新时代给了他阳光萦怀的心态。我想，有着这样心态的老人，不长寿才怪呢！

◇铭心一刻

## 紧紧握住木棍

[深圳]王国华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在东北一所大学读书，同学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

他老家在黑龙江农村。一个冬日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风一个劲儿地刮着，天寒地冻。夜里八点多钟，全家人围坐在热炕头上看电视。这时，他的爷爷忽然想起外面的菜窖还没有盖好，一夜风雪很可能将储存的白菜冻坏，他就踱出屋，朝菜窖的方向走去。

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地面，路面很滑。老人正往前走，只觉得脚下一松，一下子跌进了菜窖里面。这一下跌得太重了，老人的小腿钻心地疼，他自己猜测可能是骨折了。他试着站起来，可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老人就喊起来：“来人啊，救命啊！”他的声音被狂吼的大风给掩盖住了。不停地喊了十五分钟以后，他的嗓子就哑了，发出的声音连他自己都听不到。

老人的衣服很快就被风雪打透了。他的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疼，手脚都麻木了。怎么办？不用太长时间，只要再这样过一个小时，他就得活活冻死。他摸了摸身边，顺手拿到一根小小的木棍。老人的心里立刻有了办法。他把那根木棍折为两段，双手各拎一半，相互敲打起来。就像敲梆子一样，声音清脆的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老人的神志有些昏沉，他用手中的棍子使劲打自己的额头，使自己稍微清醒一下。这时，屋里的子女们都出来了。他能够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：“爹去哪儿了？”“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去邻居家串门了？”“不可能吧，这么冷的天，人家早就睡觉了。”“还是去问一下吧。”老人听到一阵脚步声向远处走去。他赶紧使劲敲手中的木棍，但风实在太大了，没人能在呼啸的风声中辨别出这微弱的信号。但老人依旧不泄气地敲着，到后来，他的意识几乎没有了，但他的手没有停下来，下意识地一下、一下地敲着。

终于，他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儿子说：“爹是不是去盖菜窖了？每逢刮风下雨爹就惦记他那点家底。”脚步声向菜窖走来。大概有个人向里面看了一下，好像并没有看清，便说：“爹不在这儿。”

“噢，等等，你们——这是什么声音？”站在菜窖边上的那个儿子说。另外的人都凑过来，伸着头向菜窖里看——终于有人发现了他们的父亲：“啊，快看，那不是咱爹吗？”

老人被抬进屋时已经奄奄一息。可他的手，还在不停地敲击着那两个半截的木棍。

儿子们冒着大雪，驾着马车去请医生，给老人骨折的小腿上了夹板。三天后，老人从炕头上爬起来，拄着拐棍，到邻居家找人下棋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